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林郡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原善注
秦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書中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由月書一首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首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

薨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曰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記室太祖為司空召為軍

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

恩情已深

爾雅曰婿之父母曰姻婦之父母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

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婢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違異

之限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

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豐心忿意危用成大變

自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

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

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田怨陳

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睡後漢書曰光武

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此

道主人寵謂至當廷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

失望 盧縮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漢書曰上立盧縮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縮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縮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燕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迺道所以為者縮寤延誅論他人以脫勝家屬勝還報具灰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縮使范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縮縮稱病於是上曰縮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賁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准陰捐舊之恨揚州舊屬江南今魏徙揚州地盡屬焉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云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奪誤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魏志劉馥字元

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無匿張勝貨池改切故之變張勝有故於不迎母寵遂反而加恩貸也胡盧縮匿之貨或為貳匪有陰構賁音肥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倭人所構會也史記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戰國策曰曾參殺人人有告母又不信須臾又有人告之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夫告之母乃投杼而起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孤同哉昔蘇秦說韓夫雄心能無憤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

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強韓之名臣
切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
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尸 仁君年壯氣盛
雖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 緒信所嬖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既懼患至兼懷忿
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齋覓見薄之決計秉翻
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盟連推而行之想暢本
心不願於此也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
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
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常
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
之詐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

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
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群臣曰吾所用兵誰可
伐者大夫閔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
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武公已遠不備鄭鄭
人襲胡取之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
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小事忿恨前好謂婚姻二族俱榮流祚後嗣
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
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
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
所能敗也赤壁地名在荆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
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舡引退士卒飢疫死
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
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 荆士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

餘言荆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

也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也思計此變無傷於

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

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采鮪榮美切君之負

累豈如二子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

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

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

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

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

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

是以至情願

聞德音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往年在譙新造舟舡取足自載

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濼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

二月軍至譙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

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

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非有

合肥以南唯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濼祖了切非有

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為已榮左氏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為已榮

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不肯迴情然智者之慮

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金匱曰明者見於未形是

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漢書伍被

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

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

國策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陸

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陸

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

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

出使易姓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漢

日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設醴後志設焉穆生退曰可
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戊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王反又
曰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書此四士者豈聖人哉
諫吳王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范子計然曰以君之明觀孤
術數皇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
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
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
為三軍吳留景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
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
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
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
豹益兵蒲坂塞臨晉信過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水壘渡軍韓女邑魏王豹驚張兵

迎信信遂虞豹而歸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
無以威脅重敵入重威重也言以然有所恐恐書無益
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遂意
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効古當自圖之
耳昔淮南信吞吳之策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
出漢隗囂納王元之言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
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頭將王元說囂曰
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元請一九世一時也彭寵受親吏之計彭寵已見朱
然元計遂反彭寵受親吏之計彭寵已見朱
三夫不

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曰梁孝王怒袁盎迺與
羊勝公孫說之屬陰使人刺

殺表益天子意梁遂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
孫詭羊勝比日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
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
後漢書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
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辨士張玄遊說西
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
陀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
賜融璽綬為涼川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 若能內
取子布外擊劉備昭字子布以効赤心用復前好則江
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
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
不快哉若勿心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婉猶
也二人劉備張昭也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
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若憐子

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

後善史記曰王溫舒從諸名禍猾但禽劉備亦足為効

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

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

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孫不取之州遂南保豫章疫

旱並行人兵減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

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左氏

秦飢使乞糶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皆施無親幸災不仁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

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

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

晉乘書我鄭鄭使伯獨行成晉人願仁君及孤虚心回

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毛詩曰袞

仲山甫補之周濯鱗清流飛翼矣衢良時在茲勗之毛詩曰袞

易曰牽復吉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典略曰質為朝歌長大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爾雅曰塗路雖局官守有

限爾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詩

曰願言思子杜預左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

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漢書勃海郡誠不可忘既妙思

六經道遙百氏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

異說各彈其間設終以六博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

有所出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

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高談娛心

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射以巾角拂碁子也

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

謂未得止祿所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

匿繼以朗月同乘竝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

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列女傳陶谷

必哀莊子仲丘曰余頽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

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司馬遷

卿書曰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

又向足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躰郭象曰今死生

聚散變化無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黠賓紀時景風

方皆異物也

扇物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天氣和暖眾果具繁

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

車毛詩曰命彼後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曰道

勞如何之云遠我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老子曰聖

人自不自

與吳質書首

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於大

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不自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且也三年不

見東山猶嘆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毛詩曰我祖東

我不見于今三年杜預左氏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

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

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

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頃更相失每

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楊惲報孫

酒後耳熱仰天撫缶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

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

遺文都為一集廣雅曰撰定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

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冀壤可復道哉觀古今

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尚書曰不矜細而

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

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相子新論雍門

周曰身財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

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著中論二十餘

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

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論語曰斐然成一家之言

而不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

諸子之文對之技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楚辭曰孤行吟而投淚

孔璋章表殊健微為敏營思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

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言其詩之善者元瑜書記翩翩

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續彼眾賢

獨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躰弱謂之躰弱也

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

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明人之莫逮呂氏春秋曰

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

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

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論語

子曰後生可畏焉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

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

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獸浮語虛辭耳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

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

曰故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
與星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求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
壯真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
不秉燭遊乘或作炳何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
東坡於邑裁書叙心楚辭曰長乎不白

與鍾大理書一首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珎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詠之繇即送之大子與繇書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毛詩曰

如注如章賈之垂棘魯之璆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

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璆璠斂戰國策

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為天下

之名價越萬金重都城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

器也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賀曰

取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

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一觀魏有稱疇昔流聲

將來孔子家語曰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左氏傳曰

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

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旋館於虞

遂襲虞和璧入秦相如抗節孝經援神契曰抗竊見玉

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壁昆純赤擬雞冠黃侏荑葉王

玉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

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側

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

所仰慕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寶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

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許慎

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

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談文曰抃拊手也當自白書恐

傳言未審未敢作書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宏字

仲茂為太子文李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周稱謂

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縣在鄴城太

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繩窮匣開爛然滿目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

氏之易煥兮爛兮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

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

奪之誑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

秦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

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

相如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嘉

賦益曠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不百

與揚德祖書一首典畧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

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

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

在冀州表紹記室岐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碧
黎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

師尚父時推鷹揚偉長擅名於青士公幹振藻於海隅徐偉長居北海

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士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
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

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曰北魏修

故曰上京大尉之子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

抱荆山之玉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太江中銜珠

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
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

吾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絃

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韓詩列傳蓋胥曰鴻鵠

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

司馬長卿同風壁畫虎不成反為狗也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書曰

効相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

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

吾亦不能忘嘆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

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荀子曰

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

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僕自以才不過古臥若人辭不

為也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敬禮謂僕卿何子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敬禮謂僕卿何

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昔尼父之文

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徒乃不能措一辭禮

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

媛于戀切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

爾雅曰美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丁段割戰國策

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太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擊

阿陸斷牛馬水擊鴻鴈而好詆丁禮訶呼歌文章猗

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而好詆切昔田巴毀五帝罪

三王皆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罷平人魯連說使終身

居綺切擦切利病說文曰詞大言也昔田巴毀五帝罪

杜口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祖丘而議於稷

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畧曰齊有復

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漢書鄧公謂

景帝曰內相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

可無息乎毛萇詩傳曰息止也人各有好尚蘭匡昌待蔡蕙之芳

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

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能與居者自咸池六莖

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樂動

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顛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

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來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書

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

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并亦

足樂也 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此一通同辭賦小道固

未足以揄揚太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

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漢書曰揚雄奏羽獵賦為郎然

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揚子法言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蕃

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國語曰勳力一心四

流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

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君

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來庶官之實錄辭時俗之得失

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由人之方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定

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曰通古今雖未能藏

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

古傳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非要一召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

言之不慙特惠子之知我也張平子書曰其言之明早

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首典畧曰質出為朝歌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曹大家歌器

之密座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詩

曰彌然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

體鳳歎虎視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

海經曰用穴之山有鳥名曰鳳謂蕭曹不足倚衛霍不

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

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史記曰

高漸離歌於市已過屠門而大嚼切雖不得肉貴且

快意相泣旁若無人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切當斯之時願

舉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

泗濱之梓以為箏尚書曰雲土夢作又孔安國曰雲夢食

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

之樂哉然皆不我與曜靈急節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

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

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

曰唐叔故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楚辭曰貫鴻

維六龍於扶桑又曰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楚辭曰

以拂目兮聊逍遙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

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爰於

濛天路高邈良久無緣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懷戀

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

風答寶戲曰摘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申詠反覆曠

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謂朝

歌可令憲許記事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曰調誦言詠

也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論語

曰誦

曰誦

堯舜其猶病諸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曰千里也洎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夫君子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相定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君子者所以有求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為君子求而不得者有而得之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呂氏春秋曰古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无恤御杜預曰郵无恤王良也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

俗而勸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願足下勉之而已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譽君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植集此書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无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耳

答東阿王書二首 吳季重

質自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來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眾山之灑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也况介丘乎下句蓋季重自况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尚曰要囚服念五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六日至于旬時

莫猗頓之富

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真欲學子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答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寡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

將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

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卒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伏虛檻於前殿臨曲

解朝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池而行觴楚辭曰坐堂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滌思列雖

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

史記曰秦之圍邯戰使平原君

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借得十九人餘无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无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

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

無馮諼火爰三窟之効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

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君問

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

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

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橋命以債賜諸

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

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所乏者義爾為君市義孟

嘗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

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友市義

乃今見矣馮諼曰袋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

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

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

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

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史記曰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

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
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
曰今日高齋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
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凡此數者乃質

之所以憤積於胃臆懷眷而惰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
未究傾海為酒并山為有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

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封禪書曰

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若質之志實在所天左氏傳歲

也君天思投印釋轍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

要言仲父仲丘也對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毛詩

載清醑又曰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越絕書曰越王乃

嘉肴脾腠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斯盛德之

兮嫫母勃屑而日侍王逸曰嫫母醜女也

所蹈明哲之所保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若乃近

者之觀實馮鄙心秦箏發徵八迭奏楚辭曰挾秦箏

八齊容填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舞賦曰耀華呈

起鄭舞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比懾肅慎

使負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家語曰孔子之陳

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

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

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

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弩箭鏃也太公

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漢
日司馬相如蔚為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鄭
薛宗賦頌之首

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伯身是

孟於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賜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中伯有賦

鶉之奔奔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

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賦辭醜義陋申之再三披然洋下

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小雅曰面慙曰披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

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重惠苦言訓

以政事史記衛鞅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惻隱之恩形乎文墨謝承後漢書曰

甄豐惻隱之恩發於自然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

舞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祭不入朝迴車毛詩曰雖死德與女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

式歌且舞或作式者非

之眾不足以揚名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步武之

間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武助也若不改轍

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

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後檻也不勝見恤

也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後檻也不勝見恤

謹附遣白蒼杲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

得往故為報

璉白即者不遺獲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

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夷門侯嬴也已見吳季重答東

藏於博徒薛公載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鑄為

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

知已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官命周求陽

書喻於產何楊倩說於范武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書謂子賤曰吾少賤無

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揚鱗

也其為魚味薄而不美若上若存若食若不食者勉其為

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逆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

書所謂揚鱗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啓

何楚人也以獨蠶為綸世針為鉤荆棘為竿制犴為餌

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

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醜怪其故問其

所知問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日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

售日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携壺甕而往酤狗迎而齧

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士懷其術而

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主之故使

鮮魚出於潛淵芳自發自幽巷繁殖綺錯羽爵飛騰楚

日瑤漿蜜勺實羽錫兮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滕爵爵玄曰今文滕多作騰牙曠高

徽義渠哀激劉子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詩慎淮南子注日鼓琴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日義渠未聞當此之時仲

儒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漢書日灌夫字仲孺夫嘗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日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

日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日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

字嘗有部刺史奏事遵適值其方飲刺史候遵需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白日當對尚書徒恨宴樂始酣白日

有期會狀母廼令刺史從後閣出去

傾交驪駒就駕意不宣展漢書日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日翁謂歌吹諸生日歌

騷馬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騷馬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入曰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騷馬在門追惟耿介迄于明發楚僕夫具有騷馬在路僕夫整駕毛詩曰明發不寐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

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即老子也詩曰率彼曠野

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

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淮南子曰今尹子

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

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何曰京臺高臺也方皇火澤也

不獲侍坐良增邑邑邑邑不樂也因白不悉據白

與侍郎曹長忠書一首 應休璉

據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闐闐有匪

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又曰雖則如雲匪我

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

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梁商上書曰復復

超起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皆雁為揚虎視

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

枝相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塊然獨處有離群之志南

汲黯樂在郎署何武耻

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

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臣之願也又曰向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補賢公臣義未

詳德非陳平明無結駟之跡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貧負郭

窮巷以席為門然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揚雄家素貧

者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亭才劣仲舒無半帷之思家貧

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又曰陳遵字

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遇寡婦悲風起於閨闥

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樂之

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衣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

已左氏傳楚宰遠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

師不宿飽晉灼曰樵有似周黨之過平閔子東觀漢記取薪也蘇取草也

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蔡真字仲叔與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

正論曰皮朽則毛落水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周書涸則魚逝其勢然也

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弟陳

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首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璉

璩白頃者公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鑠草木焦卷呂氏春秋曰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

颯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亦漢之

詩何以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土龍矯首

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

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

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

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嫱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修之歷荀靜無徵効明

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雨昔夏禹

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禱於

桑林之際高誘曰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解除之解陽盱河蓋在秦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時

紆音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沛沛說苑曰湯之時

持三足鼎而祀山川蓋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

辭未已而天下大雨也

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復收得無賢聖殊品

胤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

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乃大至周征殷而年豐周征殷而年豐

人伐邢於是衛大旱衛大旱衛伐邢而致雨衛伐邢而致雨

而善否之應甚於影響而善否之應甚於影響

響響音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雅思所未及謹書起

與從弟君苗君冒書一首與從弟君苗君冒書一首

應休璉應休璉

據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據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

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風伯掃途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風伯掃途

兩師灑道兩師灑道

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

肅肅又曰接武某茨涼過大夏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屋以

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崑崙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扶寸者脩味踰

方丈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

口不能徧味道遥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

彼柳斯苑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楚辭曰細秋蘭以為佩又

也若華已見曹植與吳季重書弋下高雲之鳥餌出

深淵之魚蒲且子餘讚善便嬛一緣稱妙何其樂哉子列

詹何曰臣聞蒲且子之弋弱弓微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上用心專也淮南子曰雖有鈞鉞芳餌加以

詹何便嬛之妙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便嬛白翁時人也土發曰蝸蠖詹何之倫然便嬛即蝸蠖也

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論語

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班嗣之書信

至於斯也京臺已見應休璉與滿公琰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

不虛矣漢書曰相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

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瀆洛困於囂塵晏子春秋曰

子之宅近市秋思樂汶上發於寤寐論語曰季氏使閔

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昔伊尹輟耕邳惲投竿思致

君於有虞齊蒸人於塗炭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聘之囂囂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惛然改之曰與我處

賦畝之中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

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邳惲守君章汝南人也鄭汝都隱

於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

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

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

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軍容

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而吾芳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

水所出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

其志也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

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

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

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

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

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徒有飢寒駢奔之勞尚書曰侯河之清人

壽幾何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且官

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漢書金曰碑贊曰夷狄七

其盛矣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

中中常侍者九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

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

西之遊越人之射耳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

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一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

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愆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

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車賴先君之鑿免負擔

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論語曰

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蓆子路問曰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

曰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

可矣孝經曰立身行無或遊言以增邑邑禮記曰大人

文曰遊浮也不可用之言郊牧之田宜以為意爾雅曰邑外曰廣開
土宇吾將老焉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劉杜二生想數
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爾雅曰夏為朱明相見在近故不復
為書慎夏自愛璩白

文選卷第四十二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郡太子高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德璋北山移文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

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嵇叔夜

康曰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謂之知言 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

其素志故謂知言也 虞預晉書曰山欽守穎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欽守穎川山公族父莊子曰任屈豎

聞之以黃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

帝為知言 也 言常怪足下何從而 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

也 便得吾之此意也 下議以吾自代 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

呂仲悵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 事雖不行

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 知足下故不知之 言不知 足下傍通多奇而少怪 言足下傍

通衆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 敬德李軌曰應萬

變而不失其正 者唯旁通乎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

耳 偶謂偶然非本志也亦雅 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

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莊子曰庖人雖不

俎而手薦鱗芻漫平 之羶腥 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

以厚行漫我高誘也 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 吾且讀書

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 并謂兼善天

得無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 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

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

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 空語猶虛說也共知

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象也夏虞之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平車位吾豈敢短之哉史記曰莊子名周嘗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又仲尼蕙愛不着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惠濟物之意也莊子仲尼謂老時曰蕙愛无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呂氏春秋曰昔

堯朝許由於霑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天子許由子房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以嚴棲南岳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也賈逵國語注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周易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曰貧而無怨循性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班固漢書曰山林之士性而不能反朝廷之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左氏傳吳子諸樊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

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

想其為人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捨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向子

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

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

業佟徒冬切史記太史公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

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學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

悶瘡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

耳又縱逸來父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而慢相成

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

莊老重增其放放謂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

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任顧

頸纓赴蹈湯火楚辭曰狂顧南行飾以金鏤饗以嘉

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毛詩曰芾芾豐阮嗣宗不論

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

過差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

過差可能傷也李尤孟銘曰飲無求辭纒以相娛荒沉

不慎與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

持之耳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

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繫王道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

慢弛之闕資持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

有好畫之累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今奏

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

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毋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

能言者好盡謂言又與事接疵譽自與雖欲無患其可
則盡情不知過忌
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
甚不可者三卧喜晚起而當闕呼之不置二不堪也
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抱
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闕扶郁入拜郎中抱
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三不堪也危
坐一時痺必寐切不得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
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
作說文曰性復多虱把蒲搔無已而當裏以章服揖
痺濕病也
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
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
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

怨至欲見中傷者言人於已為未見有珍怨之者而纔
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

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班固漢書惠帝發曰聞
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欲

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
心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亦

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
無咎無譽不喜

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杜預左氏
傳注曰聒

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毛詩
曰或

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

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

尚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

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以處人間邪又聞

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其甚信之蒼頡篇曰餌

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

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莊子曰

下伯成子高立為詣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

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

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

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耕而仲尼不做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曰孔子將行

不顧仲尼不做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近詣葛孔明不偏元直以入蜀

直曹公來征先生在楚

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者蓋甚也

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

也亦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

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度名福

不強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

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

夫固辭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

不可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

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管子曰士農工

石民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

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

斷也章甫冠名也已嗜臭腐養羆鳥雛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相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授於國中
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鴦子知之乎
夫鴛鴦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
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鴛鴦得腐鼠鴛鴦過之仰天而視之
曰赫今子欲以邪子國赫我邪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云滋味游
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高誘呂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
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縱無尤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
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言已所不
不能堪而行之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寬之
令轉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吾新失母兄
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
病顧此悵悵向如何可言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
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曰晉趙

武冠見端鬻子鬻子曰成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悵悵也今但願
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二盃
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騶騶與媯同媯音義之不置
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
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
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
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
快此最近已之情可得言之耳若吾多病困欲離
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鄭玄禮記注若吾多病困欲離
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之耳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
之所乏耳非如長才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
廣度之士而不營之

共登王涂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
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
獻之至尊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屨至春自暴於
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奧室絳纒狐貉顧謂
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
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與芹子對細豪補之鄉
豪取嘗之蜚於日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李陵書曰
慙於腹衆咄之區之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
意

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嵇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

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
劭至吳不取為通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周

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夔

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

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衡璧

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偃

壁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

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

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適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

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

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
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
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
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鄭玄孝經曰曰引譬連
誇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今粗

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東觀漢記曰

耀或幽而光尚書曰桓靈失德災變並興孝桓孝靈漢

天之曆數在尔躬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漢書

詔策曰大禹能亡失德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於是九州絕貫皇綱

解紐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四海蕭條非復

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

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閭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尚書

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

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

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曹植魏德詩曰武創洪基克士

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

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世載淑美重

成王定鼎於郊鄆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尚書王曰昔我君

光相襲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

相襲若規矩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尚書曰九州

宅封禪書曰此事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曰

天下之壯觀也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

東太守淵發兵逆於遼東自立為燕王擁帶燕胡馮凌險

遠左氏傳子產曰今陳講武盤盃相不供職貢國語統文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

貢各以其所有論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

貢所以無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

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

許晏等齋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
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
狍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信能

右折燕齊左振扶桑凌轡沙漠南面稱王也山海經曰

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轡中原說
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
周易曰聖人南宣王薄伐猛銳長驅魏志曰景初三年
面而聽天下

淵軼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漢
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

日遼東郡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左氏傳曰援桴而鼓

有遼陽縣非其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

醜列郡祁連山又離聚散咸安其居毛詩序曰萬民庶

海經有大荒悅服殊俗款附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自茲遂隆九野

清泰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東夷獻其樂器

肅慎貢其楛矢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東已後世服

化而至崔寔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單魏魏蕩蕩

所具聞民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吳之先主起

自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

劉備震懼亦逃巴蜀

丘陵積石之固張載劍閣銘曰巖三江五湖浩汗無涯

假氣游魂迄于四紀魏明帝善哉行曰

漢書曰吳有三假氣游魂迄于四紀權實堅子備則云

虜假氣游魂 二邦合從 東西唱和 漢書合從連衡力

鳥魚為伍 互相扇動 距捍中國 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

與泰山共相終始 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

其寧 相國晉皇輔相帝室 魏志曰咸熙元年 文武相相

志厲秋霜 荀悅申鑒曰人 廟勝之筭 應變無窮 孫子曰

而廟勝得筭多者也又 獨見之鑒 與眾絕慮 春秋元

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 明王獨見 主上欽明 委以萬機 魏志曰陳留王與字景

四海歸往 長轡遠御 妙略潛授 偏師同

放勛 欽明萬幾 已見上文 長轡遠御 妙略潛授 偏師同

心上下用力 稜威奮伐 采入其阻 漢書曰武帝報李廣

曰采入其阻 臣制之 并敵向奪 其膽氣 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

旅毛長曰采深也 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

可奪 小戰江介 則成成都 自清曜兵 劍閣而姜維面縛 志

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文鎮西將軍鍾會伐蜀文

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 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文

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 破之斬瞻進軍到維劉禪遣使

奉皇帝璽綬為箋詣文 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

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 劍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

衆東入巴劉禪詣文降 勒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

君書曰小戰勝逐北 無過五里左氏傳 開地五千列郡

曰凡民逃其上 曰潰面縛已見上文 傳 開地五千列郡

三十師不踰時 梁益肅清 穀梁傳曰伐不逐奔 使竊號之雄

稽顙絳闕 禮記曰拜而後稽顙 球琳重錦 充於府庫

左氏傳曰齊侯歸衛 夫號滅虜 韓并魏徙 左氏傳曰

侯夫人重錦三十兩 夫號滅虜 韓并魏徙 左氏傳曰

公醜奔京師遂龍震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 此皆

前鑒之驗 後事之師也 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 又南

中呂興深觀天命

吳志曰交止郡吏呂興等殺太蟬蛻肉尚

願為臣妾

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失輔車唇齒

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

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而徘徊危

國翼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

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

之固此魏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方今百僚濟濟

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雋父及霸朝

尚書曰百僚師師虎臣武將折衝萬里

又曰俊又在官國富兵強六

破虎臣鬪如虓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

軍精練

新序曰孫叔敖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相楚國富兵強自頃國

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于畜

家整治器械

禮記曰聖人異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

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濬決河

洛則百川通流

尚書大傳曰樓船萬艘千里相望

曰江淮以南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

者也

舉今日之謂也

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天下除

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

曰愛人治國崇城自卑文王退舍

左氏傳子魚言於宋

能無知乎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

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

求多 蹙然改容祗承往告 漢書曰陸賈說尉佗佗於是

追慕南越嬰齊久侍 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

侍宿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 禮記曰君之南鄉也答陽之

則世祚江表求為藩輔 左氏傳王賜齊侯 豐報顯賞隆

於今自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拍麾風從

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雍益三州順流而東青徐戰

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申卒虎步秣陵

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記不肖軀 爾乃皇輿整舊

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 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

或為 遊龍曜路歌吹盈耳 周禮曰凡馬入尺為龍樂皆

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 士卒奔邁其會如林 尚書曰受

林 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而旦

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 左

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

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 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

上 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

願公聽樊噲言楚辭 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

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 列子曰揚朱之友曰季梁得病

始則胎氣不足乳漣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庚子曰上

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相侯客之入朝

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相侯不應
後五日扁鵲復見望相侯而走相侯使人問其故扁鵲
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
也後五日相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相侯遂
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漣乳汁也竹用切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子慎其所去就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未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謡

朱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
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揚朱曰請聞
其過老子曰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梁鴻
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
北邙兮噫頌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
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
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謡不由適
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升邱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
也夫以嘉遼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
嘉遼貞
吉惟別之後離群獨游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
雞戒旦則飄爾晨征燕禮曰燕小臣戒盥者鄭玄曰警
戒旦長庚告昏日薄西山則馬首靡非託薄於西山左氏傳荀偃
曰唯余馬首是瞻尋麻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
隔或乃廻飈狂厲白日寢光踟躕交錯陵隰相望徘徊

九臯之內慷慨重臯之巔毛詩曰鶴鳴九臯進無所依退無所

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

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

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

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

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衢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

投人夜光鮮不按劍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今將

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曹植橘賦曰背江州之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於葦俗固難以取貴矣龍衣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

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有吾曰聳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夫物不我貴則莫

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

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摠轡遐路則有前言

之艱懸窳陋字則有後慮之戒前言之艱謂經迥路涉

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蔡琰詩曰遄

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正曆曰日太陽也肆目平隰

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

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廼顧影中

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淫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

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阮元珍則為曹公與孫權書思躡雲

梯橫奮負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漢後漢書書昌臨海蹴

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雷復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

吾之鄙願也劉駒駘郡太守歲曰時不我與垂翼遠逝

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鋒鉅靡非加翅翮摧屈自非

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周且曰吾子植根芳苑擢

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靈輝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

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

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惟矣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

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

者哉去矣稽生求離隔矣必然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

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

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

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各敬爾儀敦復

璞沈毛詩曰各敬爾儀繁華流蕙以君平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

劉瓛梁興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

為世出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出

器為棄鸞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史記曰陳涉嘗為庸耕輟耕隴上

悵恨夕之曰首富貴無相志庸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庸
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鶯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劉璠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

刺史陳伯之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遠稱伯之許降立功
乃遣蘇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

立事開國稱孤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
侯自稱孤朱輪華轂擁於萬里何其壯也史記蒯通說

寡不穀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旌征
人伐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
高祖曰始陛下定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

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
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
下已定又何憊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

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

於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劉公幹雜詩曰沈迷領簿書

曰孤遂用猖獗至聖朝赦非責功棄瑕錄用鄒潤甫為

晉王今日志猶未已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推赤心

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上破銅馬等封降

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

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車入按行賊營賊將曰

漢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

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將軍之所知

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將軍之所知

不假僕一二談也長揚賦曰僕嘗倦朱鮪涉丁牒切血

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王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

舊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

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

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
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
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
涉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秋血滂沱為磔血尚書曰孝
乎推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
而悔之復及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
民遇害四年張繡率眾降封列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
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刺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
曰東方之人以物插地中皆為刺也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動重於當世
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楚辭曰迴朕車而復不遠而復
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范曄後漢書明帝
親之恩枉屈大法蓋鐵論曰明王茂將軍松柏不剪親
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將軍松柏不剪親
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高臺集傾愛妾尚在
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今功臣名將應行有序

曰柔知丞郎鴈佩紫懷著讚帷幄之謀魏書荀攸勸進

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議帷幄乘

輶建節奉疆場之任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輶傳漢書

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疆並刑馬作誓傳之子

孫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將軍獨覲顏借

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言哉毛詩曰有覲面目司馬遷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沈約

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

走高胥獲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

至洛陽王鎮惡尅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

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

故知霜露所均不有異類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蘇武書曰但見異類姬漢舊邦無敢雜種十四長呼衍氏蘭氏後有須

其貴種也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魏收後魏書曰

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

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

歷年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文况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

竇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九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

當宣武之日偽孽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羨上

書曰朱旗南部落攜離會豪猜貳晉中興書曰胡俗以

指自相夷戮部落攜離會豪猜貳部語伯陽父方

豪貴又類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帥為酋國語伯陽父方

曰國之將五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一心也方

當鼓系頸纒民懸首藁街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

後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

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子之在此也猶鷺巢于幕之上

雜花生樹羣鳥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日撫

絃登陣婢移豈不愴恨袁宏漢獻帝春秋賦洪報袁紹

故感故交之綢繆撫弦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所以

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齊史曰廉頗為趙將伐

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

之大梁父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

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

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諧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

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

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

首及名王以下宜懸

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鷺巢於

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表山松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

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雜花生樹羣鳥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日撫

絃登陣婢移豈不愴恨袁宏漢獻帝春秋賦洪報袁紹

故感故交之綢繆撫弦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所以

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齊史曰廉頗為趙將伐

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

之大梁父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

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

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諧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

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

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

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素必可止西河今
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
入秦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人情莫不念父母願妻
子莊子惠子曰想早勵良規自來多福魏志明帝報王
人故無情乎言思聞良規多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解朝曰遭盛
福已見上文明之世漢書曰孝惠白環西獻楛矢東來世本曰舜時
高后時天下安樂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
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柘夜郎滇池皆推結雋昆明編
鮮嘗海蹶角受化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推結雋昆明編
又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緝將兵略巴黔中緝至滇
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
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焉
蒲海一名鹽澤去王門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
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遺岐日唯北狄野心掘強沙
下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

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

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

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

中軍臨川殿下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

德茂親惣茲戎重

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

王頴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

書相温機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

孟子曰湯始征自葛始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于

秦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

謝靈運詩

重劉秣陵沼書

劉璠梁典曰劉沼

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其

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圍齊求

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夫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孝標集有

沼難辨命論書毅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倫次尋而此君長逝化為

異物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莊子謂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

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楚辭曰芳菲非而難留

曰沫已也孫卿子曰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

風俗通曰劉向別錄綴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泫然不知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涕之無從也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

哀而出涕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墨子曰人之

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而秋菊春蘭

英華靡絕楚辭曰春蘭兮秋菊故存其梗既更酬其音京東

賦曰其梗若使墨翟之言無爽言室之談有徵昔周宣

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

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

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

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

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殺而死若書

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恩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

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冢

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

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

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
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
今作樂嬉戲泉固涌出也但懸劍空墮有恨如何劉向
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授袂新序
日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
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
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
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

劉子駿漢書曰劉歆

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義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
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
不肯置對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歆因移書太常
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

起相襲其道其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

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乃得其所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修易序書

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論語識曰自衛反魯刪詩書

丘作春秋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論

王道成識曰子夏六十四重遭戰國棄道且之禮理軍旅之陣

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

賞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陵夷至于暴

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

遂滅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作

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三
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
八人皆坑漢興去聖帝明主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
之咸陽

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漢書叔孫通曰

與秦儀雜就臣願頗采古禮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漢書曰秦燔書

不絕漢書曰秦燔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漢書曰孝惠四

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胃武夫莫以為意楚漢春

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

功成名立臣為瓜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

也然絳灌自一人非絳矣與灌曰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

受尚書史記曰伏生者齊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聞

晁錯往伏生修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

藏之漢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也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經萌芽

天下衆書往往頗出比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

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

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

也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

而成成也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七略曰孝武皇帝

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末有人得泰誓書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

缺簡脫朕其閔焉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時漢興已七

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服虔漢書注曰漢興與秦相

未焚書去七十八十年韋昭曰全經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

之時也

辟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
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曰武帝末魯恭

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考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
悉得其書以考三十九篇得王褒孔子宅欲以廣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

蠱事未列于學官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漢書曰仲尼
天漢武帝年號也以魯周公之

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夏多者二十餘通藏
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

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
或脫編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博問人

間則有魯國相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
抑而未施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栢生說經頗異論語家

近琅邪王卿不審名乃膠東庸生皆以教然

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歎士君子之所嗟痛

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

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
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

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
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禮記曰抑此三學以尚書為

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臣瓚漢書注曰當時
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
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

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
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
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
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太公金匱曰夫人可
以樂成難以慮始
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
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為古文舊書曷有徵
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
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仲尼有
言禮失而求諸野住者博士書有歐陽春
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
伏生又曰梁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
魯學公羊氏廼齊學又曰施雠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
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

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

漢書曰梁丘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
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
由是尚書有六
小夏侯之學義雖相友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

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賢者志

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
於地也人賢者識其大者不
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

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

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
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

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
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

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

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孫

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彿度白雪以方絜于青雲而

直上吾方知之矣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若其亭

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疑萬乘其如脫爾雅

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

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

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

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閱舉天下

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聞鳳吹於洛浦

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徒草履可履

位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

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

雒之間新豈爾終始參差黃翻覆淚程子之悲

慟朱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翻覆素絲也程墨

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乍迴跡

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何其謬哉蒼頡篇曰嗚呼尚生

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子載誰賞尚生子平也已見

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倣儻世有周子雋俗之

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士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

山陰令稍遷國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習

隱南郭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

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

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又曰南郭

子其恭隱机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郭象偶吹草堂濫

日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土台切

中北岳偶吹即齊字也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飾誘我

松桂欺我雲臺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楚辭曰將馳騫

好爵吾與爾縻之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

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

王孫不遊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悞山潛之逸士

生焉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蕭子顯齊書曰顯

流者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務光

何足比消子不能儔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

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

沉窾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消子者齊人也好餌木隱於

名山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起隴如漢書注曰騶馬以

能風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

書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髮髯鵠頭故有其

稱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從筵上焚芟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辭曰製芟荷以為衣

也製裁風雲偃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

草木而如喪至其紉垂章縮墨綬金章銅印也漢書曰

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銀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蔡邕

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

浙右阮籍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道帙長殞法筵

父埋敲扑誼躡犯其慮牒訢倏裝其懷過秦論曰執敲

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恹
惚於山陸王逸曰恹恹困苦也
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
首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廣雅曰課第也然今考第為課也
尚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
龍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錄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漢字子都丞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頓傷稼犬牙綠界不入中牟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成公賦曰陵高霞而輕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礪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極蕙帳空兮夜鶴

怨山人去兮曉後驚音聞投簪遠海岸今見解蘭縛塵

纓長替疎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擊虞徵士於是南

岳獻嘲北隴騰笑列處事議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

悲無入以赴弔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某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赴至也故其林慙無盡

碣愧不歎秋桂遣風春蘿麗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

促裝下邑浪棹湖上京楚辭曰漁父鼓棹而去王逸曰日棹也雖情投於魏關或假步於山宿呂氏春秋曰中山豈可使芳杜厚

魏關象魏也說文曰宿外閉之關也

顏薜荔無恥尚書曰余心碧嶺再辱丹崖重澤塵游躅
於蕙路汗淥池以洗耳皇主用謚高士傳曰梁父聞許由
耳洗宜肩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棗於谷口杜
妄纒於郊端於是叢叢條賾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
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孔安國尚書
傳曰逋亡也
晉灼漢善注曰
以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第四十三

